

三十六计实例点评  
(十八)

苏卓 编著



# 目 录

擒贼擒王 .....	1
施计要诀 .....	1
施计案例 .....	3
擒贼先擒王 西门豹治邺 .....	3
擒贼擒王 宦官得势 .....	5
张老板头顶绿帽 王亚樵妙计得房 .....	22
血战孟良崮 活捉张灵甫 .....	29
华西遭吞并 孔氏巧夺权 .....	35
博蒋介石信任 孔祥熙赚部长 .....	56
柳汽借“东风” 重点搞经营 .....	78
华资奋力攻对手 嘉诚擒王成富豪 .....	80
擒贼先擒王 索尼破难关 .....	81
杀领袖穷凶极恶 黑手党极尽猖狂 .....	84
结交兵吉尔 奥氏领风骚 .....	107
背靠政治权威 哈默大显身手 .....	119
凭借总统扶持 李、林发展自己 .....	122
泰国王沉静自若 缅王储中计被杀 .....	141

## 擒贼擒王

### 施计要诀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挟天子以令诸侯  
打蛇打七寸  
招招致命

#### 【译文】

“摧其坚”，是指打敌军主力；“夺其魁”，是指抓住或消灭首领、指挥部。这样一来，就可以“解其体”，瓦解敌军的整体力量，敌人一旦失去指挥，就好比龙出大海到陆地上作战，面临绝境一样。

#### 【溯源】

擒贼擒王，语出唐代诗人杜甫《前出塞》：“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民间有“打蛇要打七寸”的说法，也是这个意思。蛇无头不行，打了蛇头，这条蛇也就完了。此计用于军事，是指打垮敌军主力，擒拿敌军首领，使敌军彻底瓦解的谋略。擒贼擒王，就是捕杀敌军首领或者摧毁敌人的首脑机关，敌方陷于混乱，便于彻底击溃之。指挥员不能满足于小的胜利，要通观全局，扩大战果，以得全胜。如果错过时机，放走了敌军主力和敌方首领，就好比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气焰嚣张，连连大捷。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派勇将尹子奇率十万劲旅进攻睢阳。御史中丞张巡驻守睢阳，见敌军来势汹汹，决定据城固守。敌兵二十余次攻城，均被击退。尹子奇见士兵已经疲惫，只得鸣金收兵。晚上，敌兵刚刚准备休息，忽听城头战鼓隆隆，喊声震天。尹子奇急令部队与冲出城来的唐军激战。而张巡“只打雷不下雨”，不时擂鼓，象要杀出城来，可是一直紧闭城门，没有出战，尹子奇的部队被折腾了整夜，没有得到休息，将士们疲乏已极，眼睛都睁不开，倒在地上呼呼大睡。这时，城中一声炮响，突然之间，张巡率领守兵冲出来。敌兵从梦中惊醒，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张巡一鼓作声，接连斩杀五十余名敌将，五千余名士兵，敌军大乱。张巡急令部队擒拿敌军首领尹子奇，部队一直冲到敌军帅旗之下。张巡未见过尹子奇，根本不认识，现在他又混在乱军之中，更加难以辨认。张巡心生一计，让士兵用秸杆削尖作箭，射向敌军。敌军中不少人中箭，他们以为这下完了，没有命了。但是发现，自己中的是秸杆箭，心中大喜，以为张巡军中已没有箭了。他们争先恐后向尹子奇报告这个好消息。张巡见状，立刻辨认出了敌军首领尹子奇，急令神箭手、部将南霁云向尹子奇放箭。正中尹子奇左眼，这回可是真箭，只见尹子奇鲜血淋漓，抱头鼠窜，仓皇逃命。敌军一片混乱，大败而逃。

### 【题解】

唐代诗人杜甫在《前出塞》诗中写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诗人也发现了军事力量使用的关键，此计的计名也源于此。

在军事上，擒贼擒王，是通过捕杀敌人首领，摧毁

敌方的指挥部，以迅速消灭敌人的一种计谋。兵家们认为，贼王是敌人的“主心骨”，仅仅击溃了敌军也算不了什么胜利，让“贼王”跑掉，无异于放虎归山。而擒住了贼王，就会使敌人陷于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的境地。

## 施计案例

### 擒贼先擒王 西门豹治邺

战国时，魏文帝派西门豹出任邺城太守。西门豹上任后，发现乡里萧条，人口很少，便问民间有什么疾苦，父老异口同声说最苦就是为河伯娶媳妇了。

原来，据说漳河里的河神河伯爱好美女，每年人间都要奉献一个给他才能风调雨顺，不然的话，就会有大水灾。

而实际上呢，这一带经常闹灾，人民甚苦，可是那帮神棍串通一班土豪和衙役，乘机搜刮。每年所收款项，除少数用于给河伯娶妻，其余便被他们私吞了，那些神棍们趁初春下种时到处寻访女子，稍有姿色，便被选中。父母不愿意，只好出钱赎回。而没钱势的只好任自家的孩子在草垫上顺水漂流，最终沉入河底。因此凡有女孩家都纷纷迁徙逃避，所以人口越来越少。

西门豹知道这些之后，又亲自考查了漳河沿岸地形地势，于是便打听好了行礼的日期，准备参加。

这是十分隆重的日子，西门豹特别穿起官袍礼服，下令全城官绅民众都参加，邻近城镇的老百姓也来看热闹，聚集了几千人，盛况空前。

主事的大巫是一个老女人，她神态傲慢，服饰艳丽。西门豹对她说：“请把河伯夫人带给本官看看好不好？”老巫不说话，示意弟子把河伯夫人带来。

西门豹见这个女子虽衣着绚丽，却不漂亮，而且愁容满面，便说这个女子不配河伯，需有绝色女子才行，并命令左右将大巫投到水中去通知河伯一声。左右都很惊恐，西门豹却不动声色。

等了很久没有回来，西门豹依次将大巫的三个弟子推入水中，可依然没有消息。

“既然这样，就派一个能干的绅士去吧！”于是一个神棍就又被推到水中。

过了一会。西门豹又似埋怨地说：“这乡绅真是窝囊废，只知鱼肉百姓，连这点小事都干不了，你们这班年轻的就去走一走吧。”他顺手指向那班衙役。

他们早已面如土色，汗流浹背，连连叩头。

“再等一会吧！”西门豹自言自语道。

又过了一刻钟光景，西门豹长叹一声说：“哪里有河伯？你们这帮衙役，枉杀民间女子，难道不应负全部责任吗？”

这班衙役只是叩头，连说受人指使，再也不敢。四周百姓看得很是畅快。

西门豹没收了乡绅们的财产，发还百姓，解散了巫婆的弟子，从此这风气便沉寂下去。

西门豹又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庄稼年成渐好，百姓也过上了温饱生活。

#### 【点评】

邺城之所以人口稀少，百姓疾苦，都是因为贪官污吏搜刮过甚，人民不堪忍受。而官吏的搜刮，全是依靠

为河伯娶媳妇这件事，因此要整治此地，必得扼制河伯娶媳妇的风气，这就是“擒贼擒王”。

世事纷繁，其表现更是复杂，要想成事，必须抓根本抓关键，懂得“擒贼擒王”的道理。

## 擒贼擒王 宦官得势

宝历二年(826年)，在初冬的凛烈寒风中，文宗李昂登上了那个已经衰败的唐王朝的皇帝宝座。他虽贵为天子，但却如履薄冰。为此，《资治通鉴·唐纪》说：

上自为诸王，深知两朝之弊，及即位，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五坊鹰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猎外，悉放之。有司供宫禁年支物，并准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御马坊场及近岁别贮钱谷所占陂田，悉归之有司。先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上始复旧制，每奇日未尝不视朝，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久之方罢。……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

如此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看来是想从前两任皇帝，即肃宗、敬宗二人身上接受点教训而振作起来的。

那么，前“两朝之弊”又是什么呢？

是宦祸，是宦官当道，横行不法。这些阉竖，他们目无纲纪，权倾内外，操纵朝政，日甚一日，甚至要主宰皇帝的废立和生死，实在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肃宗、敬宗之际，大宦官仇士良、王守澄主持朝政，支配一切，成为朝野攻击的焦点。

仇士良是循州兴宁(今广东惠州)人，字匡美，顺宗

时即在东宫中侍奉太子李纯。后来，李纯当了皇帝，是为宪宗，仇士良被带入了宫中，权势也渐渐地大了起来。

宪宗虽处处庇护宦官，但到头来终为宦官所害。在其晚年，宪宗在宦官和方士的诱惑下服用金石药，结果落下了重病，性情异常暴虐，动辄打骂左右，从而得罪了这群阉竖。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宪宗暴病身亡，内侍王守澄、陈弘志等严守中和殿，不准群臣靠近御床，对外只是说：“皇上误服金丹，毒发暴崩。”朝臣们虽有怀疑，但苦于事情暧昧，难以找到证据，也只好作罢。王守澄、陈弘志等宦官头目拥立太子李恒为帝，是为穆宗。

穆宗尤为奢侈，极好嬉游，群臣曾多次力谏，但本性难移。加之左右阉党不时怂恿，益加放纵不羁，专务酣宴冶游，从不过问政事。在宦官的引诱之下，穆宗与他的老子一样，嗜好金石，当皇帝不过三年，即得病不起，连元旦都不能接受群臣朝贺，于是不得不命太子监国。结果，在位仅四年即崩于寝殿，年仅30岁，太子李湛即位，是为敬宗。

敬宗即位时年仅16岁，是一个特别贪玩的小皇帝，尤其玩起打马球来更是忘乎所以，玩高兴了即随口赏赐内侍金银财宝，究竟赏了多少谁也说不清，史书仅是说“不可悉记”。由于沉溺于玩乐之中，敬宗更不愿意过问政事。太阳老高了，小皇帝还在睡觉，朝臣们每逢上朝日便早早等候在紫宸门外，有时已近正午还不上朝，致使一些老臣竟站得晕了过去。为此，朝臣们多次面谏敬宗应改变不良习惯而“宵衣求理”，致力于朝政。敬宗不但不听，反而在宦官的勾引下干脆每月仅上朝二三次，变得更加优游无常，大臣们连他的面都难以见到了。这

样以来，不仅制度隳坏，而且宦官专横跋扈日甚，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敬宗即位两年之后，已经 18 岁了，不仅仍然不改旧习，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他游戏无度，喜怒无常，心胸狭隘，脾气暴躁，即使连侍奉他的宦官小有过错也要遭到毒打，以致引起内外怨恨，到了连性命安全也难以保障的地步。

宝历二年(826 年)十二月的一天，敬宗夜间出猎回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等 28 人喝酒至深夜。将至酣醉之时，敬宗起身到更衣室去。忽然，大殿之中烛光全部熄灭，刘克明等人遂乘机将敬宗掐死在更衣室内。宦官首领王守澄与仇士良等人为了逃脱罪责，派禁卫军杀死了刘克明等人，迎江王李涵即位，改名为景，是为文宗。

其实，宦祸在唐代达到专权朝政、废立皇帝的地步，并非一日之功，而有一个不断发展、积重难返的逐渐深化过程。

早在唐初，宦官人数并不多，地位也不高，还没有权利参与国家政事。唐中宗时期，后宫宦官数量开始增加，曾一度增加至数千人，大宦官开始干政。开元末期，宦官人数达到三千余名，其中五品以上者即有一千余人，有些人甚至取得了三品将军的职位。玄宗晚年只顾享乐，把一部分政务交给了他所宠信的宦官处置，其中杨思?和高力士最受重用。杨思?多次奉命出征南方少数民族，加骠骑将军，官职达到从一品，封虢国公，打破了唐初以来宦官不得登三品的惯例。高力士亲自侍奉皇帝，更得玄宗宠爱。他不仅掌握宫中侍卫，而且执掌朝臣及封疆大吏的奏表。凡大臣进奏，皆须经高力士审阅之后方

能进呈。大臣宇文融、李林甫、高仙芝乃至安禄山等人的崛起并取得将相高位，无一不是走了高力士的私门。高力士在当时几乎成了唐玄宗权力的化身，太子称他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他为“阿翁”，驸马叫其为“阿爷”，高力士的被宠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且，自唐玄宗开始，为防止宗室诸王篡夺他的皇位，朝廷派出宦官对诸王进行监视。这些宦官既是诸王的监视者，又是诸王的保护者，不仅诸王的命运掌握于宦官之手，而且往往导致诸王与宦官狼狈为奸，以及新皇帝即位之后便将原近侍宦官捧到高位的现象出现。其中，仇士良便是由宪宗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位弄权宦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高力士曾一度开始干政，但也仅是小事听其决断，大事还是要禀报玄宗裁决，因而此时的宦祸还不太明显。自肃宗开始，宦祸便日甚一日，如恶性肿瘤一样迅速地吞噬着唐王朝的健康肌体。

唐肃宗是由宦官李辅国拥立上台的。在玄宗西逃之际，李辅国为太子李亨献计，请他分玄宗之兵以趋朔方，准备反击叛军以收复两京。李亨接受了这个建议，到达了灵武。不久，又是李辅国劝太子即位，以便树起平息叛乱的旗帜来招揽人心。从此，肃宗李亨对宦官日加信任，不仅使李辅国内掌玉玺符节，外管禁军，而且朝廷所有制敕皆须由他押署之后才能付诸实施。百官对李辅国必须毕恭毕敬，即使宰相见到李辅国也得行弟子礼。他不仅掌握了宰相直至百官废立的大权，而且连皇帝的废立也开始干预。肃宗病重之际，张皇后和越王李系密谋除掉李辅国，不料事泄反被李辅国杀害，致使肃宗惊吓而死。代宗即位之后，宦官在唐朝之中的作用，即如李辅国曾对代宗听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

分。”

这些都表明，安史之乱使唐代宦官的地位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安史之乱前，宦官的权力还始终以皇帝的意见为转移，需借皇权作威作福，而且只有受到皇帝的宠信之后才有可能得到窃弄权柄的机会。安史之乱以后，宦官的地位已开始凌驾于皇帝之上，成为操纵军政大权的实际支配势力，从而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因此，自安史之乱被平息到唐朝结束，共有十二个皇帝相继即位，其中被宦官拥立者即有七个，被宦官杀害者有三个。这一现象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说：“近侍之凶悖，至斯而极。”

宦官在唐代掌管军事，始自肃宗。他委任大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主管禁军，宫廷宿卫从此落入宦官之手。从此，宦官废立皇帝有了军事实力作为保障。肃宗在征调九节度使讨伐安庆绪时，朝廷不设最高统帅，以大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从此，开启了宦官掌握军队最高指挥权的端绪。

至德宗时，宦官的权力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强化。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发生兵变，长安竟因没有军队守卫而被一群毫无组织的乱兵所攻陷，致使刚愎自用的德宗只好先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后逃到梁州(今陕西汉中)，流亡在外达十个月之久，其狼狈不堪之景象令人难以尽述。事后，德宗对重臣宿将更加猜忌，对于家奴更加相信。他特别规定，护军中尉和中护军等禁军军官，必须由宦官充任。大宦官霍仙鸣、窦文锡成为第一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从此，十余万禁军皆由宦官来指挥，宦官典禁军成为制度。而且，德宗在宫廷还专门设有由宦官来充任的内枢密史一职，“凡承受诏旨，出纳王命，

多委之”。从此，宦官参与军国机要成为定制。这样一来，便从制度上确立了宦官凌驾于朝廷大臣之上的地位，使宦官专权成为一种痼疾。

宦官专权，必然使其与官僚的矛盾加剧，形成唐代南衙与北司之间水火不相容的斗争局面。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宦官与朝臣的关系，而且往往使皇帝成为宦官的傀儡，使皇权与宦官之间生发出不可调和的冲突。

唐朝后期，就有那么几位皇帝也曾一度想摆脱宦官的控制，因而有时能站在朝臣一边，支持朝臣从宦官手中夺回实权。顺宗之时，“永贞革新”即是一次朝臣反对宦官、改革政治的行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顺宗即位后，为改变宦官专横、藩镇割据局面，提拔一些出身卑微的官吏参与政事，如王叔文、王?等，进行革新。这次革新从罢除宫市和五坊小儿等虐政入手，深得民心。之后又以素有重望的老将范希朝和韩泰分别为左、右神策军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和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企图剥夺宦官的兵权。但是，这场势单力薄的革新运动，在宦官集团的破坏下终于失败了。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极力拉拢亲近宦官的广陵王李纯，首先策立其为太子；接着以顺宗久病不能视政为由，逼顺宗内禅，请太子监国；之后便对王叔文、王?等下了毒手，将其贬官，赶出了京师，出现了历史上所称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最后，他们终于在宫中毒死顺宗。

文宗即位之际，专擅朝政者是大宦官王守澄及仇士良等人。这些宦官目无天子，为所欲为，招权纳贿，毫无节制，自然使文宗心中感到极大的压抑。何况杀害宪宗、敬宗的宦官余党还在自己左右，这些阉竖胆敢弑杀废立，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以同样的手段加害于自己。

因此，文宗即位之初，终日如坐针毡，心中忐忑不安。只是，文宗虽想有所作为，但他优柔寡断，缺乏一个有所作为者的勇气和果断。因而，这更加增添了他心中的苦恼和烦闷。

但是，文宗终于还是迈出了意图剥夺宦官权力的第一步。太和二年(828年)春，在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左右，人莫敢言”的局面下，文宗亲自“策制举人”。贤良方正昌平刘在对策中说：“陛下应首先考虑的，是宫闱内乱，社稷倾危。现在，忠贤不得实现其宏伟抱负，阉竖恃有废立之权，陷先君于不得终其天命，致陛下于不能有良好开端。陛下应立即堵塞阴邪之路，屏弃褻狎之臣，制定严厉律令，清理门户，使其有所收敛，过去，秦之亡在于强暴，汉之亡在于微弱。强暴则导致叛臣畏死而侵害皇上，微弱则奸臣弄权而威震天子。我私下认为敬宗皇帝没有接受亡秦的教训，惟希望陛下能参考亡汉的覆车之鉴，杜绝宦祸，则祖宗之业可得以发扬光大。”一篇对策，言之切切，意味深长，令考官都感到叹为观止。但是，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畏惧宦官而不敢将其录取。为此，有的及第进士愤愤不平，上奏表说：“刘所作对策，汉魏以来无出其右者。今有司以刘抨击陛下左右而不敢取士，恐怕将杜绝忠良仕进之路，导致纲纪隳坏。”这个表章被宦官扣压不报，刘最终也没有能进入仕途，仅在节度使幕府之中做了个幕僚。

不过，到太和四年(830年)六月，文宗终于坚定了剥夺宦官权力的决心。他曾向翰林学士宋申锡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宋申锡认为应逐渐剥夺宦官手中的权力。文宗认为宋申锡忠厚谨慎，可以作为消除宦祸的依靠，于

是提拔他为尚书右丞，不久又加衔“同平章事”，使他进入了最高决策圈子宰相行列之中。

宋申锡深深感激文宗皇帝的知遇之恩，于是在暗中策划和组织诛除宦官势力的行动。他认为宫中已被宦官严密控制，要想成事仅靠自己不行，于是推荐吏部侍郎王 ，任命他为京兆尹，控制了京畿地区，并将文宗要诛除宦官的密诏告诉了王 。不料，王 将文宗与宋申锡的密谋泄露了出去，致使大宦官王守澄和奸佞郑注有了准备，并成功瓦解了这次诛除宦官、消除宦祸的计划。

郑注是冀州人，出身寒微。他虽身材矮小，面貌丑陋，大眼尖嘴，其貌不扬，但特别善于揣度人意，且巧舌如簧，伶牙俐齿，嘴甜如蜜，是个能言善辩、巧于应对的奸佞之徒。他因长于医术而被徐州节度使李朔所重视，将其任为牙推而涉足军务。但郑注的卑劣行为早已引起人们的反感，加之他本人做了牙推之后在军中作威作福，因而被牙将们告到当时在徐州任监军的王守澄那里。王守澄听后即要撤去郑注的职务，但李朔一再说郑注是个奇才，请王守澄见他一面后再作定夺。郑注见到王守澄后，使出其看家本领，不仅使王守澄改变了主意，而且觉得相见恨晚。因此，王守澄改任时即把郑注带到京师，并推荐他做了京官。

郑注和王守澄采用离间计挫败了文宗和宋申锡的密谋。文宗有个弟弟叫李湊，封为漳王，为人贤德，深得民心。因此，文宗十分妒忌和防备他，害怕漳王取代自己为帝。郑注收买了监护李湊的宦官，诬告宋申锡图谋不轨，想废掉文宗而立漳王李湊。这一刀无疑捅到了文宗的要害之处，他闻奏后大怒。王守澄见文宗动怒，马上要派遣 200 名骑兵去屠杀宋申锡全家。飞龙既使马存

亮虽也是宦官，但还比较正派。他反对说：“宋申锡罪状不明，无故杀他全家是要引起众怒的。万一京师动乱由此引起，我们将无法对付，应该召集宰相商议一下。”于是，文宗派人将宰相召至中书省东门听旨。不一会，宦官出来说：“在皇上所召宰相中没有宋申锡的名字。”宋申锡知道得罪了宦官，遥望延英殿，手抱笏板叩头而退。宰相们进去后，文宗将王守澄一党的奏折扔给他们看，一帮宰相相顾愕然。文宗立即命令将漳王内史晏敬则、朱训和宋申锡的录事王师文逮捕到宫廷大狱以查明事实真相。王师文逃亡，晏敬则、朱训在宦官的严刑拷打下，被迫承认谋逆。后经朝臣力争，糊涂的文宗才勉强同意免去宋申锡一死，贬为开州司马。这一事件受牵连者达百余人，宋申锡则因愤恚忧伤而死于贬所。

文宗第一次谋诛宦官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宋申锡事件后，王守澄益发专横跋扈。郑注依恃王守澄，权势日隆，引起了文宗的极大反感。此时弹劾郑注的奏章如雪片般飞来，文宗更不胜愤怒。时任右神策中尉的王守澄见事不妙，将郑注藏于自己所统领的军营中。当时，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同样厌恶郑注，他手下的将领李弘楚建议乘机除掉郑注，否则，此人奸猾无双，一旦羽翼丰满，将成为国家大患。于是，韦元素以有病为名，诓骗郑注前来看病。韦元素本想以计除掉郑注，但郑注见到韦元素后，百般恭维，千般献媚，“蠖屈鼠伏，佞辞泉涌”，把个韦元素说得忘乎所以，竟情不自禁地拉着郑注的手亲热了起来，甚至到了“谛听忘倦”的程度。此时，李弘楚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再三示意韦元素下手，但韦元素始终没有答应，相反还以若干金帛作为礼物送给郑注，并护送他安全返回。这期间，王守澄也尽

力在文宗面前说些好话，终于使文宗对郑注的怨恨逐渐冰释。不久，文宗又提拔郑注任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为之惊骇。

一个即将被杀的人，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竟然能将仇人说得心动，免除了死罪不说，反而成为仇者的座上客，郑注也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攻心术。

太和七年(831年)冬，文宗得病中风，不能说话。王守澄乘机推荐时任昭义行军司马的郑注为文宗治病。几剂药下去，文宗的病明显好转，郑注由此得宠。第二年春，文宗因为大旱而求降雨之方，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表说，最灵验的降雨之方，“莫若斩郑注而雪宋申锡之冤”。但是，奏表被留中不发，吓得李中敏以病乞请回家养老。

不过，文宗与宦官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平息。他不甘心充当宦官的傀儡，时刻仍在想着削弱宦官的势力。于是，文宗同郑注、李训等人结合在一起，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浪潮。

郑注本是王守澄一手提拔起来的，王守澄又曾为保住郑注的性命而费尽心机，郑注为何成为反王守澄的反对者？盖因郑注得宠之后，即想方设法要爬到相位上去。他感到王守澄已成为他继续仕进的障碍，于是投文宗所好，转而成为反王守澄的先锋。

李训同样如此。李训也是王守澄一手提拔起来的。在敬宗朝，他曾是奸相李逢吉手下的八名干将之一。对此八人，时人称之为“八关十六子”，意为占据要位的八人之下每人又都有一个亲信，结成了控制朝政的死党。敬宗被杀后，李训被流配象州。文宗即位后，遇赦而回到东都洛阳。李逢吉再次入朝为相后，李训因郑注而大

贿王守澄，从而被文宗所召见。李训仪表堂堂，风流倜傥，颇通文辞，又善口才，文宗见后大悦，以为是奇才，虽有宰相李德裕阻拦，但仍任他为翰林侍讲学士。

如此一帮小人结合在一起，绝不是为了铲除什么邪恶势力，而是在于想借文宗限制宦官的意图，乘机清除异己，以便取而代之，实为要想打鬼借助钟馗而已。因此，郑注、李训先与王守澄勾结在一起，提拔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利用李宗闵的力量驱逐李德裕。之后，又一个把掌把李宗闵打下去。同时，以牛李党争的名义排挤了一大批不阿顺苟合的人物，仅几个月的时间就使得朝廷官员几乎“为之半空”。

扫清外围后，郑注、李训即与仇士良勾结了起来，开始对大宦官王守澄开刀。文宗见李训的才思和言辞不凡，认为可以与之谋。而且，他还认为，郑注、李训都是王守澄一手提拔起来的，参与铲除宦祸，王守澄自然不会戒备，于是便将自己的心迹告诉了李训和郑注。从此，他们二人以诛杀宦官为己任，朝夕计议，所言文宗无不依从。一时间，郑注、李训府第门庭若市，宾客填门，贿赂山积。但是，外人皆以为李训、郑注是依恃宦官作威作福的奸佞，而不知道他们正在执行着文宗皇帝的密诏。

文宗被拥立为皇帝之际，右领军将军仇士良曾立有大功。但是，仇士良却遭到了王守澄的排挤，两人之间有着很深的隔阂。为除掉王守澄，郑注、李训二人向文宗建议，提升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以分割王守澄的权力。对此，王守澄心中很是不快。

原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等宦官已在宫中多年，虽与王守澄争权夺利，但同样是宦官